宋元學案

慈湖學案表

楊簡 老楊子 象山門人 —— 子 恪

五世孫 芮 —— 六世孫 伯純 —— 七世孫 圭

袁甫 別見絜齋學案

馮興宗

馮國壽

史彌忠 父漸

史彌堅 —— 子 賓之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史彌鞏
孫 蒙卿 別爲靜清學案

王撝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史彌林 父渭

錢時
子 頫
從子 允文

洪揚祖

夏希賢
子 溥
鄭玉 別爲師山學案

趙汸 別見草廬學案

汪汝懋

沈源

厲轒

子清之

子潛之

史暾——鄭玉 別爲師山

學案

汪汝懋 見上

大之門人

方道叡

洪震老——鄭玉 別爲師山

並大之同調學案

呂人龍

陳苑 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以下慈湖融堂續傳

宋夢鼎

曾淵

洪源

子 瑛

張復

宋季同調

洪夢炎

族孫 贇

汪汝懋 見上

大之門人

史守之

史定之

陳塤
- 子 蒙

張端義 見上慈湖門人

全謙孫
- 從子 耆

附 父汝梅 兄鼎孫 弟晉孫

全晉孫
- 子 彥
  - 黃潤玉 詳見明儒學案
- 族子 整

桂萬榮——從子錫孫

四世同德孫桂彥良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桂璵並石坡續傳

童居易——子鍾——孫金

附師李聳

王休

子鉉

曹漢炎

嚴畏

黃震別為東發學案

曹豳講友

趙彥械

曾熠

鄒近仁──子曾

鄒夢遇

葉祐之──張端義見上慈湖門人

徐鳳

曹夙

張渭

張汾

孫明仲

沈輝

許子

朱介

魏渠

沈民獻

四世孫輝卿

五世孫源見上

雙峯門人

劉厚南

舒銑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方溥

王子庸

馬樸 —— 子燮見上慈湖門人

馬應之

馬燮

王琦 —— 鍾季正

舒鎰

洪僩

舒衍 別見絜齋學案

吳塤

吳垌

余元發

鍾宏

晉正

邵甲——子大椿——鄭棠

王霞

鄭節夫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顧平甫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張端義

王符老

何元壽

傅正夫

傅大原 別見說齋學案

薛疑之——子琭

夏希賢
洪錫祖 並見融堂門人
錢樌 見下融堂家學
趙與𥲅——孫偕 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私淑真德秀 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劉宰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舒璘
沈煥 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袁燮 別爲絜齋學案
韓宜卿 別見清江學案
蔣存誠

沈文彪——子民獻見上慈湖門人

湯進並慈湖講友

葉秀發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韓度別見清江學案

並慈湖學侶

宋元學案卷七十四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慈湖學案

祖望謹案象山之門必以甬上四先生爲首蓋本乾淳諸老一輩也而壞其教者實慈湖然慈湖之言不可盡從而行則可師黃勉齋曰楊敬仲集皆德人之言也而未聞道予因采其最粹且平易者以志去短集長之意則固有質之聖人而不謬者述慈湖學案梓材案慈湖學派梨洲原本附列金谿學案自謝山始別爲慈湖學案

象山門人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進士調富陽主簿嘗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陸象山至富陽夜集雙明閣象山數提本心二字先生問何謂本心象山曰君今日所聽扇訟彼訟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即決定爲某甲是某乙非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耶象山厲聲答曰更何有也先生退拱坐達旦質明納拜遂稱弟子已而沿檄宿山間觀書有疑終夜不能寐曈曨欲曉灑然如有物脫去此心益明淳熙元年母喪去官營葬車廐更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沈思屢日一事偶觸始大悟變化云

爲之旨交錯萬變而虛明寂然服除補紹興府理掾差浙西撫
幹知嵊縣外艱不赴起知樂平召爲國子博士以爭趙汝愚之
去主管台州崇道觀嘉泰四年權發遣全州未上論罷主管仙
都觀嘉定元年累遷至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三年除著作郎
還將作少監而奏陛下自信此心卽大道乎寧宗曰然問日用
如何寧宗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
是非賢否自明他日又言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寧宗
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歷歷明照否寧宗曰朕已照破先生頓
首爲天下賀出知溫州督賦之吏不入縣庭但移文罷妓籍訪
賢人崇孝養而已架鑼鼓門令投牒者自鳴鳴卽引入剖決無
時縣官賢否卽雜訪之小民之至庭下者言人人同乃行黜陟

其待僚屬方據案書判有詣于庭者無問誰何即釋筆拱答務以德化感人民自悅服除駕部員外郎改工部除軍器監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丐祠而歸以寶謨閣學士慈溪縣男太中大夫致仕寶慶二年卒年八十六謚文元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遐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也所著有甲稾乙稾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己易啟蔽等書

慈湖己易

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

己不可得畫而爲一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爲二一者吾之一也二者吾之二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以加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二者吾之分也全卽分也分卽全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覩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覩夫隤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己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是無惑乎自生民以來面牆者比比而不知是昏之甚者見謂聰明也夫所以爲我者毋曰血氣形

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混融無內外貫通無異殊觀一畫其指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卽乾健者也天卽一畫之所似者也天卽己也天卽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態乃清濁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實一體也故夫乾彖之言舉萬物之流行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于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

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博觀縱觀何者非兩一一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則夫乾坤之象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元也坤交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無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二一也無二己也皆我之爲也坤何以三一一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

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爲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爲主陰入于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剛又有陽而中虛爲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故繫之辭曰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三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明乎我之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

之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兌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爲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己是剖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于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于六尺七尺而已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大也坐血氣而觀己不知己之廣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吾本無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殊爾人推吾之始名之曰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之曰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之曰利又曰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吾之剛爲九指吾之柔爲六指吾之清濁爲天地指吾之震巽爲雷風指吾之坎離爲水火指吾之艮兌爲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

之照臨爲日月以吾之變通爲四時以吾之散殊于清濁之兩間者爲萬物以吾之視爲目以吾之聽爲耳以吾之噬爲口以吾之握爲手以吾之行爲足以吾之思慮爲心言吾之變化云爲深不可測謂之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爲加焉曰命得此謂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之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无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嗇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謂盡焉末之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無二謂之一今謂之己謂之己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己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梏

也安得無私與梏者而告之姑即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
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
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
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
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
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
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
者不可見心之為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
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
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
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噬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

用止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噬非噬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噬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徹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明無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即

道天卽乾天卽易天卽人天與人亦名也大傳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非先聖之言也憂卽天萬物卽天孔門之徒以聖人之言而差之以己意參其閒而有是言也此非吾孔子之言也吾道一以貫之此孔子之言也其曰易與天地準此亦非孔子之言也何以明之天地卽易也幽明本無故不必曰仰觀俯察而後知其故也死生本無說不必原始要終而後知其說也是皆非吾孔子之言也其徒之己說也神卽易道卽善其曰繼之者善也離而二之也離道以善莊周陷溺乎虛無之學也非聖人之大道也孔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此孔子之言也聖人卽易也德業卽易也繼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又非孔子之言也何者離易與天地而二之

也子曰之下其言多善間有微疑者傳錄紀述者之差也其大旨則善也不繫之子曰者其言多不善非聖人之言故也乾卽易坤卽易其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非聖言斷斷如白黑如一二之易辨也凡如此類不可勝紀善學易者求諸己不求諸書古聖作易凡以開吾心之明而已不求諸己而求諸書其不明古聖之所指也甚矣自古聖指東學者求西讀書者滿天下省己者千無一萬無一孔氏之門學者不知其幾而日至者無幾也月至者又無幾也三月不違者顏氏子一人而已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矣而況于不在孔門者乎幸有一曾子獨不然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

不可倚已此豈訓詁之所能解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而已終不可得言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爲其然也倚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倚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于是雖然思亦何害于事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亦何害于吾事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可以精粗論也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正易道之妙也堯舜允執厥中執此也兢兢業

業弗敢怠也禹之克艱不敢易也湯改過不吝去其不善而復于善也文王翼翼小心也信吾信謹吾謹儆戒吾儆戒執吾執兢兢吾兢兢業業吾業業艱吾艱改吾改翼翼吾翼翼無二我也無二易也旣曰天下何思何慮而又曰執曰兢兢業業曰艱曰改過曰翼翼無思無慮者固如此乎但兢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改過但翼翼方兢兢業業克艱而不易時此心果可得而見乎果不可得而見乎果動乎果不動乎特未之察耳似動而不移也似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動可也謂之無思無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賾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傚此者也非賾自賾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行之不同

也此非沈虛陷寂者之所能識也亦非憧憧往來者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也或者自以為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耳近取諸心卽此心而已矣曾子傳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學之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於戲此足以指明人心之本良矣而學者往往遂領孟子之意而不復疑其有他者千萬而不一二也故孟子言必稱堯舜子以知孟子之言雖諄諄而當時之聽之者多藐藐此道甚明甚易甚簡而人自疑自惑不信使當時聞言而遂信者衆必不至勞孟子諄諄如此也能識惻隱之眞心于孺子將入井之時則

何思何慮之妙人人之所自有也純誠洞白之質人人之所自有也廣大無疆之體人人之所自有也此心常見于日用飲食之閒造次顛沛之閒而人不自省也孔子曰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非曰造次閒爲之顛沛閒爲之無須臾而不爲也是心本一也無二也無嘗斷而復續也無嚮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無嚮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壯不強而衰老不弱也可強可弱者血氣也無強無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強弱而吾心無強弱有思無思而吾心無二一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爲心雖欲無斷續不可得矣以

血氣爲己雖欲無強弱不可得矣雖欲造次于是顚沛于是無須臾不于是勉強從事不須臾而罷矣況于造次乎況于顚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僞而已矣非誠也孔子曰主忠信忠信者誠實而已無他妙也而聖人以是爲主本或者過而索之外而求之必反失忠信之心卽道心卽仁義禮智之心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通于一萬事畢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遠復此心復也頻復頻放而頻反也亦危矣然已復則如常矣无咎也得此則吉失此則凶無虞他日之吉凶但觀一念慮之得失當乾之初而不宜潛此心放也當五而不能飛此心固也當三而不惕此心慢也當四而不疑此心止也循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疑能惕能用天下之九亦

能用天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爲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宜者也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人之爲道似善矣而孔子截截斷斷甚言其不可孟子窺之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計度而圖之也此豈擬議而成之也擬議而成其變化此非聖人之言也學者之臆說也孰知夫君子終日乾乾而非意也頻復獨復而非反也利于不息之貞而非升也震來虩虩非懼也其亡其亡非

慮也何天之衢亨非通也括囊无咎无譽非閉也三日不食非窮也揚于王庭非得志也介于石非止也出門同人非往也若終日用之而鬼神莫我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況于他人乎如秋陽之暴至白而無瑕也如江漢之濯至潔而無滓也混混乎無涯無畔無始無終也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于淵非魚也天下被日月之明照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需雨露之潤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畏雷霆之威而不知其自我也日夜行乎我己之中而以爲他物也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也非過論也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得而聞也哀樂必有

形哭笑必有聲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能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知也不可識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未有知近而不知遠也未有知小而不知大也遠近一物也小大無二體也閨門之內若近而實遠也若小而實大也即敬即愛無不通矣有倫有敘無不同矣放之東海之東而準也放之西海之西而準也放之南海之南而準也放之北海之北而準也不可思也不可遠也

絕四記

人心自明人心自靈意起我立必固礙塞始喪其明始失其靈孔子曰與門弟子從容問答其諄諄告戒止絕學者之病大略有四曰意曰必曰固曰我門弟子有一于此聖人必止絕之毋

者止絶之辭知夫人皆有至靈至明廣大聖智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昏蔽之端盡由于此故每每隨其病之所形而止絶之曰毋如此毋如此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爾如太虛未始不清明有雲氣焉故蔽之去其雲氣則清明矣夫清明之性人之所自有不求而獲不取而得故中庸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何謂意微起焉皆謂之意微止焉皆謂之意意之爲狀不可勝窮有利有害有是有非有進有退有虛有實有多有寡有散有合有依有違有前有後有

上有下有體有用有本有末有此有彼有動有靜有今有古若此之類雖窮日之力窮年之力縱說橫說廣說備說不可得而盡然則心與意奚辨是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則爲心二則爲意直則爲心支則爲意通則爲心阻則爲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變化云爲豈支豈離感通無窮匪思匪爲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意毋則此心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孔子不言心惟絕學者之意而猶曰予欲無言則知言亦起病言亦起意姑曰毋意聖人尚不欲言恐學者又起無意之意也離意求心未脫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誠實無他道心獨妙匪學匪索匪粗匪精一猶贅辭二何足論十百千萬至于無窮無始無終非衆非寡姑假以言謂之一貫愈辯愈支愈說愈

離不說猶離況于費辭善說何辭實德何爲雖爲非爲我自有之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意也此心之靈明踰日月其照臨有甚于日月之照臨日月能照容光之地不能照蔀屋之下此心之神無所不通此心之明無所不照昭昭如鑑不假致察美惡自明洪纖自辨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夫不逆不億而自覺者光明之所照也無以逆億爲也嗚呼孔子亦可謂善于發明道心之妙矣亦大明白矣而能領吾孔子之旨者有幾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無美惡鑑未嘗有洪纖而亦未嘗無洪纖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而亦未嘗無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可形

咨豈與夫費思力索窮終身之力而茫然者同何謂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彼必不欲如此大道無方奚可指定以爲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爲道在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無乃不可斷斷必必自離自失何謂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其道亦下孔子嘗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可不可尚無而況于固乎尚無所知而況于固乎何爲我我亦意之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食曰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坐我坐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藝牢堅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方意念未作時洞爲寂爲無尚不立何者爲我雖意念既作至于深切時

亦未嘗不洞焉寂焉無倚不立何者爲我蓋有學者自以爲意必固我咸無而未免乎行我行坐我坐則何以能範圍天地發育萬物非聖人獨能範圍而學者不能也非聖人獨能發育而學者不能也聖人獨得我心之同然爾聖人先覺學者後覺爾一日覺之此心無體清明無際本與天地同範圍無內外發育無疆界學者喜動喜進喜作喜有不墮于意則墮于必不墮于固則墮于我墮此四者之中不勝其多故先聖隨其所墮而正救之止絕之其誨亦隨以多他日門弟子欲記其事每事而書則不勝其書總而記于此某即其所記推見當日之事情坦然灼然而先儒未有發揮其然者先儒豈不知毋義非無而必以毋爲無者謂此非學者所及惟聖人可以當之故不得不改其

義爲無而獨歸之孔子先儒不自明己之心不自信己之心故亦不信學者之心吁賊天下萬世之眞心迷惑天下萬世至靈至明之心其罪爲大某大懼先聖朝夕諄諄告戒切至之本旨隱沒而不白使後學意態滋蔓荊棘滋植塞萬世入道之門不得已故書

梓材謹案以上二篇黎洲原本謝山序錄云采其最粹且平易者知此外尚多采錄蓋其稾未全

附錄

陳北溪答陳師復書曰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由其門人有楊袁貴顯據要津唱之不讀書不窮理專做打坐工夫求形體之運動知覺者以爲妙訣又假託聖人之言牽就釋意以文蓋之慈湖幾見伊川語便怒形于色朋徒私相尊號爲祖師以爲

眞有得于千載不傳之正統嚴陵有脣喻輩護法其或讀書卻讀語孟精義而不肯讀集註讀中庸集解而不肯讀章句或問讀河南遺書而不肯讀近思錄讀通書而不肯讀太極圖而讀通書只讀白本不肯讀文公解本某極口爲之明白剖晰邦人始有知邪正所由分者異端曲學贓證暴露補

又答陳伯澡書曰楊敬仲持循篤而講貫略補

袁蒙齋記樂平文元遺書閣曰慈湖先生平生履踐無一瑕玷處闇門如對大賓在闇室如臨上帝年登耄耋兢兢敬謹未嘗須臾放逸學先生者學此而已若夫掇拾遺論依放近似而實未有得乃先生之所深戒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敬之哉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慈湖謂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補

宗羲案象山說顏子克己之學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慾利害之私蓋欲于意念所起處將來克去故慈湖以不起意爲宗是師門之的傳也而考亭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畢竟欲除意見則所行之事皆不得已去做才做便忘所以目視霄漢悠悠過日下梢只成得箇狂妄也案慈湖之告君曰此心卽道惟起乎意則失之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心焉則差作好焉作惡焉凡有所不安于心焉皆差卽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然則不起意之旨亦畧可識矣又何曾若考亭之言耶但慈湖工夫入細不能如象山一切經傳有所未得處便硬說閙倒此又學象山而過者也

祖望謹案慈湖嘗改定太極圖以爲周子之說詳簡之說
易盡亦不取無極之說以爲道始于太極而已
謝山碧沚楊文元公書院記曰文元之學先儒論之多矣
或疑發明本心陸氏但以爲入門而文元遂以爲究竟故
文元爲陸氏功臣而失其傳者亦有之愚以爲未盡然夫
論人之學當觀其行不徒以其言文元之齋明嚴恪其生
平踐履蓋涑水橫渠一輩人曰誠曰明曰孝弟曰忠信聖
學之全無以加矣特以當時學者沈溺于章句之學而不
知所以自拔故爲本心之說以提醒之蓋誠欲導其迷途
而使之悟而非謂此一悟之外更無餘也而不善學者乃
憑此虛空之知覺欲以浴沂風雩之天機屏當一切是豈

文元之究竟哉

雲濠謹案謝山又爲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云慈湖齋明嚴恪非禮不動生平未嘗作一草字固非恃扇訟一悟以爲究竟也又云慈湖于諸經俱有所著垂老更欲修羣書以屏邪說而未就

慈湖講友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 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 別爲絜齋學案

韓先生宜卿 別見清江學案

太學蔣先生存誠

蔣存誠字秉信鄞縣人金紫少子珉之孫也爲慈湖先生講學之友聞歌有省德性清明其卒也慈湖爲誌其墓 補

沈淸逻先生文彪

沈文彪鄞縣人號淸逻居士以奧學峻行與慈湖爲忘年交補

湯藝堂先生建

湯建字達可樂淸人不爲制舉業天文地理古今制度考覈精詳篤意兢省深造理窟學者稱藝堂先生夙興必齋沐讀易一卦鼓瑟自娛所著詩衍義論語老子二解藝堂文集修

梓材謹案黎洲原本列先生傳于陳止齋之門謝山修之並不明著其受學止齋溫州府志載先生以其學授徒又稱其退與朋友商論欣欣自得年踰八十卒亦未詳其師承朱氏經義考引胡一桂說言先生交于楊慈湖著有周易筮傳則以爲慈湖講友可也故自止齋學案移列于此

慈湖學侶

知軍葉先生秀發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隱君韓蕺山先生度 別見清江學案

慈湖家學 象山再傳

承務楊磬齋先生恪

楊恪字叔謹慈湖長子慈湖爲作磬齋記官承務郎沿海制置司準備差遣錢融堂稱其克承家學勉進未艾云 參慈湖遺書

慈湖門人

正肅袁蒙齋先生甫 別見絜齋學案

堂長馮先生興宗

馮先生國壽 合傳

馮興宗字振甫慈溪人慈湖高弟于書無所不讀每聆誨言輒心領神會袁蒙齋甫持節江左延爲象山書院堂長羣士信嚮

盡先生忠信篤敬毫髮無僞訓督懇至語自肺腑流出故人之感悟者亦倍深切慈湖誘掖後進許與固多至其稱先生謂于聖道獨有啟發晚益融貫表裏洞然殆知及而進於仁守者矣其卒也蒙齋爲誌其墓從弟國壽梓材案慈湖遺書有爲馮似宗壽樓文昌詩未知即國壽否亦師事慈湖時號二馮未竟其學早卒參袁蒙齋集

梓材謹案蒙齋言先生居慶元之慈溪七世矣蒙齋集又有先生言行記云築室金川之湖濱蓬戶甕牖氣浩如也

文靖史自齋先生彌忠父漸

史彌忠字良叔鄞縣人第進士初爲鄂州咸寧尉官滿歸里槖中裝硯之官時良多其父漸愁先生懼召里人畢集悉發篋以示皆書帙也監文思院門以慈湖薦宰廬陵有能名後守南安會盜甫平爲政尙安輯蠲白撰錢以便民守吉州治如南安蠲

田租十有八萬閩寇大作提舉福建常平鹽茶事薦陳韡爲招捕事定功賞一不受眞西山遺書美之時從弟彌遠久在相位數勸其歸年未七十首乞致仕以子爲丞相累除資政殿學士贈少師謚文靖參延祐四明志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史彌堅字固叔忠定浩幼子文靖之從弟也與諸兄並學于慈湖以軍器監尹臨安兄彌遠入相以嫌出爲潭州湖南安撫使平湖寇羅孟傳守建寧行義倉法眞西山紀其政績守鎭江力薦劉漫塘于朝以兄久在相位數勸歸不聽遂食祠祿于家十六年以資政殿學士卒謚忠宣吳鶴林沠行詞有云在熙寧則不黨于熙寧如安國之于安石在元祐則不趨于元祐如大臨

之于大防 同上

附錄

□□□曰予嘉定初年官浙東離幕時史丞相以禮部滄洲以浙漕同案覩壽成山陵昆仲職位未至大相遠及丞相當國以尚書處滄洲誠未爲過而滄洲懇辭十數不止丞相亦終不強之天下仰其高溧水在太學以丞相故不得成校定者累年及既出官循序而進未嘗超躐在溧水爲郡所抑自他人處之干造物求速化溧水終安之此某所以于二公願執鞭而不可得也 補

又曰滄洲以丞相親嫌卷懷而去海內觖望聞其當國勢危疑人心渙散之際有言人所難言者 補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鞏

史彌鞏字南叔文靖從弟也從慈湖遊好學彊記入太學升上舍時衛王柄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始登進士第李悅齋寘開鄂閫辟諸幕府事壽昌戍卒失律欲盡誅其亂者乃誅倡者一人軍心感服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有護蜀係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先生應詔上書謂天倫之變世孰無之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霅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契聖心耳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于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出提點江東刑獄歲旱饑信南康三郡大祲俾糴戶為五甲乙以等第振糶丙為自給丁糶而戊濟全活百餘萬口徽民操戈劫人財遣捕法

嘗以不傷人論罪先生曰持兵爲盜貲之是滋盜也推情重者僇數人一道以寧饒州兵籍溢數請汰冗兵令下營門大譟呼諸校譙曰汰不當許自陳敢譁者斬咸叩頭請罪諸營帖然廉給亦大省召爲司封郎中以兄子入相引嫌丐祠遂以直華文閣提舉崇禧觀里居絶口不道時事卒年八十眞西山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袞之門者三十年未仕爲其寄理已仕則爲其排擯嶒然不污有如此參史傳

附錄

口口口曰溧水惠書敘述平生有擺脫世務退然以寒畯自處之意補

史和旨先生彌林父涓

史彌林號和旨文惠同産弟刪定涓之子也文惠之存刪定獨能辭其官不拜而恬然用累舉恩致祿以終其身刪定沒授官者必欲以貤其子先生又辭不拜 參戴剡源集

梓材謹案和旨先生與饒州君定之皆楊袁門人之傑然者見謝山所作甬東靜淸書院記文惠卽忠定之初謚也

帥屬錢融堂先生時

錢時字子是淳安人慈湖高弟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旣而絕意科舉究竟理學江東提刑袁蒙齋甫建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大抵發明人心指擿痛決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薦之授祕閣校勘詔守臣以其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召入史館檢閱以江東帥屬歸所著書有周易釋傳尙書演義學詩四書管見春秋大旨兩漢筆記蜀阜集冠

昏記百行冠冕集人稱爲融堂先生

新安州學講義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洙泗問仁隨問而答縱横參錯初無異旨然其地步各有淺深而所以敎之者不容于躐等至此一章明白洞達精詳的切此先聖特以語顏氏子歟仁人心也此心卽仁虛明渾融本無虧闕爲意所動始失其所以爲仁爲物所遷始失其所以爲仁爲習所移始失其所以爲仁爲欲所縱始失其所以爲仁狂迷顛倒醉生夢死昏昏憒憒日用而不知皆己私爲之窟宅非本心

然也先聖曰改而止又曰過以改除夫所謂用力于仁者果安所用其力哉用力于克己而已如月之明雲翳之卽昏如水之清泥滓之卽渾雲散天空淵澄海淨則其本清本明者固自無恙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一踰此則無非己私有一毫己私卽不足以爲禮有一毫非禮卽不足以爲仁先聖于此不曰克己爲仁而曰克己復禮爲仁非于禮之外而他有所謂仁也曰復禮爲仁者所以明復禮之卽仁也大哉禮乎分而爲天地者此也轉而爲陰陽者此也變而爲四時者此也列而爲鬼神者此也此卽本心之妙卽所謂仁也克己卽復禮矣復禮卽爲仁矣夫以天地之廣大陰陽之闔闢四時之運行鬼神之變化而此禮實爲之則一日克己豁然清明道心大同範圍無外謂之

天下歸仁良不爲過然而此事斷斷在我實非他人所能致力古訓每曰自強曰自修曰自成曰自牧曰自昭明德皆由己之謂若不由己其見必不決其進必不勇其發必不果其行必不力必搖于外誘必亂于意見必動于浮論虛說支離纏繞必不能斷制故態惡習必不能掃除偎偎然中無定守而欲倚人言爲之主宰必不能特達先聖既以克己答顏淵之問遂斷斷曰爲仁由己又斷斷曰而由人乎哉所以截外馳之路使之彷徨四顧畧無倚仗而斬截決裂一一斷諸己也一一斷諸己直心而用無所回撓安得受制于外物也哉顏子至此聞言不疑即求就實工夫而請問其目其爲問也密矣人之日用應酬萬端舉不外乎視聽言動之四者名四實一無非天則非禮則勿是之謂

克雖然不特接于目而後為視也暗室屋漏一念之邪而不正之色已雜然乎在目知其非禮隨即泯然則視無所蔽矣不特接于耳而後為聽也暗室屋漏一念之妄而不正之聲已譁然乎在耳知其非禮隨即泯然則聽無所蔽矣以至于言以至于動不特宣之于口發之于事而後見也念慮隱微之地大明澄照微過則改則言動無所蔽矣克己工夫全在一勿字上行之而熟守之而純變化虛明略無所累則雖縱目而視縱耳而聽肆口而言隨感而動安往而非仁哉顏子方皇皇然欲從末由發鑽堅仰高之歎一聞斯語如旅而歸請事之言其應如響是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遷怒不貳過以至三月不違無往而非事斯語之時矣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附錄

趙寶峯示子弟曰錢某小人行己著書趨時悖道罔衆干名乃斯文中所當誅斥史臣乃贊某于道統之後未知其似是而非

補

梓材謹案是說與本傳相背謝山蓋以爲然故于石坡書院記亦有微辭云

司農洪默齋先生夢炎

洪夢炎字季思淳安人寶慶元年進士端平閒禁軍搆逆命先生撫諭旣受旨索飲至醉臥省廡下徐以單騎入軍或引斧欣其導卒血濺衣而色不爲動曉以逆順皆安堵聽命會高沙軍變命先生殺之至維揚閫帥趙葵詭以指日可㓕先生曰攻討者制閫之大義撫諭者天朝之至恩殊恩曲赦非爲閧卒變百

姪也遂入城宣詔進飯會開以自新之路一軍以安壽以大宗丞贊浙幕召拜司農差知衢州卒于任著有文集二十四卷奏錄三卷高沙撫錄荆襄語稾各一卷參萬歷嚴州志

梓材謹案先生號默齋嘗以桃源酒官入郡幕爲本一族祖與融堂並登慈湖之門詳見本一傳先生父承務郎瑱袁蒙齋誌其墓

朝奉史先生守之

史守之字子仁忠定之孫忠宣之從子也先生未嘗見陸子而從楊敬仲袁和叔遊得于私淑所聞仲父彌遠當國先生心弗善也作升聞錄以寓規諫退居月湖之陽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寧宗御書碧沚二字賜之彌遠甚畏之每有所作輒戒其家勿使十一郎雲濠案一作十二郎知之補

祖望謹案史子仁居碧沚不與時諧以道自任所著書曰

世學以闢異端爲第一義別署九六子

梓材謹案謝山荅萬編修問史學士諸公遺事帖子云子

仁方叔之子心非叔父所爲中年避世遠嫌退居月湖之

松島杜門講學又學古文于樓攻媿方叔名彌大吏部侍

郞忠定長子

知州史先生定之

史定之鄞縣人嘉定閒知饒州廣濬城隍著鄉飲酒儀太極圖

論易贊蓍說饒州志二卷參饒州府志

梓材謹案先生亦楊袁高弟忠定第二子彌正之子也

司業陳習庵先生塤

陳塤字和仲鄞縣人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

瘠考古禮行之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慈湖攻苦食淡晝夜

不急再調處州教授累官至太常博士獨爲袁絜齋議諡餘皆閣筆論政切直史彌遠問之曰吾甥殆好名邪先生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出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爲樞密編修官尋守衢州監司闞浙者久之入爲國子司業知溫州未上而罷臥疾抽架上書占之得呂東萊文集其墓誌曰祖謙生于丁巳歲沒于辛丑歲先生曰異哉我生于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于是一甲矣吾死矣夫

附錄

史彌遠爲先生母黨舅氏先生于轉運司及禮部兩試第一彌遠當國將爲先生謀加恩數先生卻之

教授處州理宗求直言先生上封事直聲聞天下爲學錄爲宗
正寺簿與奏對盡言切直賈貴妃入內先生又言乞去君側之
蠱媚以正君德彌遠駭曰吾甥殆好名耶先生云云
爲太常博士朱端常子乞謚先生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爲
藩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謚曰榮愿
先生嘗與御史蔣峴講中庸不合判福建爲峴所劾
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吾鄉前輩于朱呂陸三家之
學並有傳者而陸學最先楊袁舒沈江右弟子莫之或京
楊袁尤多昌明之功顧其大弟子自袁正肅公而外陳侍
郎習庵其最也

直閣桂石坡先生萬榮 附從子錫孫

桂萬榮字夢協慈溪人以進士授餘干尉邑多豪右先生一以紀律繩之馭民則用慈愛子弟獲訓迪者恥爲不善秩滿民乞留調建康司理參軍鄉人史彌遠爲相欲招致之先生以分定固辭差主管戶部架閣除太學正輪對奏絕敵選將二事除武學博士改宗學出判平江府累官直祕閣遷尙書右郎除直寶章閣奉祠歸先生嘗問道慈湖慈湖告以心之精神是謂聖梓材案是語本孔叢子遂築石坡書院讀書其中從子錫孫逌春秋十歲試童子科號爲神童登紹定進士歷官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忤旨罷尋以集英殿修撰召不起參寧波府志

謝山石坡書院記曰慈湖弟子徧于大江以南宋史舉其都講爲融堂錢氏予嘗攷之特以其著述耳若其最能昌

明師門之緒者莫如鄞之正肅袁公蒙齋侍郎陳公習庵及慈之桂公石坡顧袁陳以名位著而桂稍晦今慈湖東山之麓有石坡書院卽當年所講學也桂氏自石坡以後世守慈湖家法明初尚有如容齋之敦樸長史之深醇古香之精博文修之伉直聲聞不墜至今六百餘年猶有奉慈湖之祀者香火可爲遠矣石坡講學之語實本師說曰明誠曰孝弟曰顏子四勿曰曾子三省其言樸質無華葉蓋以躬行爲務非徒從事于口耳故其生平踐履大類慈湖宋史言慈湖簿富陽日講論語孝經民遂無訟石坡尉餘干民之聞教者恥爲不善慈湖守溫州力行周官任卹之敎豪富爭勸勉石坡在南康感化驕軍知以衞民爲務

慈湖史氏累召不出石坡方將用力辭史氏之招而禍終老方石坡之官平江也朱侍郎在知府事征輸鹽課急迫牽連拘繫甚繁石坡力言其無辜爲請寬不得乃挾行狀至獄中願與所拘繫者同處侍郎不得已縱遣之論者以爲石坡不愧其師而侍郎有慚其父其所請絕敵遷將諸奏皆名言也嗚呼慈湖之心學若非驗之躬行誠無以審其實得焉否今觀石坡之造詣有爲有守豈非眞儒也哉石坡晚年最爲耆壽東浙推爲楊門碩果並丁蒙齋習庵蓋其道之尊如此

郡守童杜洲先生居易 附師李巽王休

童居易字行簡慈溪人也嘗從鄉先生李巽學古文又學小戴

禮于校書郎王休一日參楊敬仲與語大奇之遂舍所學學焉登嘉定十六年進士鄭忠定淸之柄國舉補登仕郎朝議欲使諸路置買浮鹽司除擬已定先生詣執政歷陳利害命遂寢相國趙忠靖葵開閫淮東以先生攝天長簿時諸路屯兵每歲熟禁民探取民失其利先生上書乞弛其禁旁九郡皆獲免既而元兵攻城急邑令與主將不協軍民疑阻先生力爲陳解遂協力捍防城賴以全調諸曁簿惡少攻剽爲姦尉莫能致先生以計悉擒之上績課最轉宣義郎知邵武之泰寧移判夔州遷太學博士以身爲教學者仰之以言會子事忤上出判吉州未幾遷本州同知陞中奉大夫知廣東德慶府蠻獠雜居民悍難化先生撫以愷悌三載民樂耕桑門不夜闔獄囚屢空尋上章乞

歸居杜洲之濱學者從之稱杜洲先生參寧波府志

謝山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慈溪縣鳴鶴鄉者杜洲童先生居易家焉慈湖世嫡弟子石坡而外即推童氏累代不替諸家學錄中所未有也書院則先生之孫副尉金始肇造之而得朝命于其子桂嘉興顧嵩之吾鄞孫元蒙俱來爲山長其時甬上書院多設長者而以杜洲爲最盛有先聖碑亭有禮殿有講堂有六齋曰志道曰尚德曰復禮曰守約曰愼獨曰養浩其中爲慈湖祠旁爲六先生祠有書庫有祭器門廊庖湢纖悉畢備有田租以資學者蓋彷彿四大書院規制而爲之耳意良厚矣

尙書趙先生彥械

趙彥悈字元道餘姚人累官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以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先生言人疑象山爲禪是未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于致知二字禪矣乎其題己易曰聖人之易不離先生此書不離斯人篤好欲刊之心不離刊者之手不離觀者之目不離誦者之口不離聽者之耳又不離不刊不觀不誦不聽者之耳目手口斯旨也先生實有覺于事親從兄喜怒哀樂兢兢業業日用之閒

曾先生熠

曾熠字定遠廬陵人得慈湖己易閒居解二書刊之謂西銘之意認天地爲一家己易一書悟天地爲一己其流行發見精粗必備厥功益大然先生之意欲學者于良知良能苗裔之發見

體察而用力慈湖以爲才言體察是未信此心之卽道也先生復問曰平常正直之心雖人所固有然汨沒斲喪憧憧利欲之途須體察于膠擾之中而後能不失今懼其起意也不敢體察坐聽是心之所發則天理與人欲並行何以洞識乎慈湖答曰定遠猶未覺未信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豈無膠擾膠擾乃變化卽天地之風雨晦冥也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改卽足矣故孔子曰改而止改而不止是謂正其心反成起意耳先生乃喟然曰今而後知此心虛明萬理萬化盡在其中君子所以用力于仁學而不厭者必有事焉初非臆度料想之謂也

縣丞鄒歸軒先生近仁附子管

鄒近仁字魯卿一字季友德興人以特恩爲靜江法曹再調龍

陽丞問學于慈湖與語從容良久卽了然無疑滯嘉定二年疾革語其子曾曰吾心甚明無事可言爾曹修身學道則爲孝矣言訖而瞑雲濠案先生子曾字伯傳慈湖云因元祥而亦覺所著有歸軒集先生一再語頓覺人告之過歛衽受教所當爲不畏强禦非道非義一介不取修

附錄

先生父尉建德甫三歲生母去又五歲父卒嫡母董氏撫之先生思其生母不敢言又三十年董氏卒乃求之謂兄弟曰近仁方寸亂矣詣建德物色多端竟不獲時先生同母弟𠄘之出繼董氏宰濡須先生涉江訪之亦不知乃反建德私自念曰吾生母鄧宣教女也乃求戸籍閱之則尙有鄧宣敎戸大喜及入鄧

鄉而鄧氏已無人矣兩足尳折旁皇不復能去一鄰婦聞而愍然出謂先生曰妻亦鄧女也前此記有姑流離自外歸復適九華董氏儻斯人乎如其言求之果在焉先生相抱流涕留數日謀奉以歸其生母不可乃出金以奉母歸而問慈湖以處之之道慈湖曰歲時往省可矣補

鄉貢鄒艮齋先生夢遇

鄒夢遇字子祥雲豪案子祥一作元祥樂平人也從祖近仁慈湖高弟故先生亦從學焉慈湖嘗曰自孔子沒學者陷溺于文詞論議喪本蠹而事意見寥寥二千載自知自信者少若夢遇者其庶幾乎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百姓日用而不知鄒氏二子其殆知之者乎一字艮齋慈湖知樂平先生以鄉貢生從容接論久之

而有覺隔礙未除慈湖益導之遂徹底澄明其言曰事親從兄之間不思不勉無非實地變化云爲張弛闔闢宇宙在吾手又曰渾然之中品節調理粲然以列又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爲靜吾獨以步趨應酬爲靜人皆以步趨應酬爲動吾獨以兀坐端默爲動嘉定四年赴禮闈而疾作將卒歌曰嘉木扶疏兮鳥鳴闕闕暑風舒徐兮庭中閒閒起視天宇兮浩乎虛澄 修

鄉貢葉同庵先生祐之

葉祐之字元吉（雲濠案一本名元吉字祐之）吳縣人弱冠鄉貢有志于學凡先儒所是者依而行而訶者必戒如是者十有七年終未相應得慈湖絕四記讀之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囘曲之說自是讀書行己不敢起意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

聲歎曰此非鼓聲皆本體光明變化而目前常若有一物慈湖至哭先生摳衣求教一聞慈湖言其物泯然不見慈湖之詩曰元吉三更非鼓聲慈湖一夜聽鶯鳴是同是異難聲說何處何思自混成爐炭幾番來煖熱天牕一點吐圓明起來又覩無窮景水檻澄光萬里清學者稱爲同庵先生忍窮四十年一日酣飲極醉而卒以手鈔詩一卷付其内弟張端義且自爲跋引李長吉詩爲中表投厠中以諧之端義以師事先生不敢用中表禮也修

附錄

元吉儀矩峻潔癯然如玉樹家素貧典衣賣書潛心性理之學誦諸尊宿語錄先後次序數百言尤工于詩其喜而作云木葉

臨風皆好色稻田流水亦新聲佳句也補

祕監徐先生鳳

徐鳳字子儀浦城人生四歲知讀書七歲能屬文十四五閱古今書畧徧二十第進士累得國子監書庫官始先生試博學宏辭垂中矣以一字疑而黜及是再試又以一事疑而黜朝論雜然稱詘官至朝散大夫祕書少監直顯謨閣知贛州嘉定十七年卒年四十八其教授溫州溫多士爲東南最而好訾議難帖服先生年甫二十餘渾然端且重善開迪不嚴而威名卿大夫爭遣子弟從之遊至它郡縣士亦輻湊更三太守皆敬之慈湖謂可與語道著有內制十卷十箴一卷文集二十卷參眞西山文集

曹先生夙

曹夙字叔遠餘干人見慈湖于縣庠聞其提唱晝忘食夜忘寢旬有四五日而忽覺

張先生渭

張先生汾合傳

張渭字渭叔張汾字清叔新昌人渭叔少有俊譽富戶欲妻以女笑不顧師事呂大愚及慈湖以僞學罷歸渭叔清叔皆不遠數百里問學慈湖告之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仁人心也人心卽道故舜曰道心日用平常之心卽道故聖人曰中庸庸常也于平常而起意始差始放逸渭叔領會無疑及歸而有覺嘉定元年卒年三十七

里正孫先生明仲

孫明仲富春人慈湖爲富陽簿先生從學閒執事敬一言日夜從事至右手運用左手猶拱其專如此如此者閱兩旬時召爲里正公移方急而日出入阡陌奔走應辦憂勞辛苦則甚矣而實未嘗微動也紹熙三年卒

沈先生鞏

沈鞏字元吉嘉禾人也學于慈湖稱上弟與吳之葉元吉齊名

補

徵君許止齋先生孚

進士朱先生介 合傳

布衣魏先生渠 合傳

許孚字口口號止齋昌國人也與徐都曹恭先爲同里受業楊文元公終身不仕以孝義倡鄉閭屢徵不赴其時昌國儒者何有朱進士介魏布衣榘皆爲楊袁之學者補

沈先生民獻

沈民獻鄞縣人清遐居士文彪子清遐嘗別築亭館招慈湖講學其中命先生執經問難于其間補

朝請劉寶山先生厚南

劉厚南字子固慈溪人沈清遐壻也與民獻皆事慈湖嘉定進士授瑞安尉邑瀕海多盜先生涖政慈惠盜遂息慈湖出守溫州以其勤于奉職奏之累階進秩皆有能聲以國子博士召館下客得師會日食詔求直言上疏有云陛下自登大寶今將二

紀凡懼災罪己導人使諫不知幾詔叩閽投匭應詔來諫不知幾疏求言于今日人未必不指爲玩戲言于今日人未必不視爲常惟因言以見于用尊聞以行所知斯爲得之言極剴切帝加獎諭遷著作郎轉朝散大夫知台州轉朝請大夫致仕卒參寧波府志

雲濠謹案先生號寶山見程撫州士龍所作行狀

舒先生銑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方先生溥

方溥字成大樂平人慈湖有誠確正直之譽補

王先生子庸

王子庸錢塘人慈湖爲浙西撫屬先生問學自謂有疑慈湖告

以不假更求本無可疑先生曰非不知之而疑自若也積十八九年淑景揚輝躍然如脫從此不復疑矣再見請益慈湖曰云何先生曰意猶有所未盡慈湖曰習氣之未易消釋也如此猶有未盡者意也先聖之所止絕也止絕此意者又意也又先聖之所止絕也卽疑卽意何思何慮縱心盡意匪動匪止孝于親友于兄弟信于友恂恂于鄉里自先聖曰吾無知也而某亦安得所知以告子庸也

主簿馬先生槤

馬先生應之合傳

馬先生爕合傳

馬槤字孝文樂平人主廣昌簿猶子應之字定翁子爕字敬叔

俱受學于慈湖許以有得且曰武城宰得人矣敬叔尤有得于持敬之說

學官王先生琦

王琦字表文與余飛之元發皆樂平人慈湖稱先生爲直友而飛之亦有志者先生爲學官飛之亦以薦入仕

舒先生益

舒益字裕父樂平人也慈湖嘗訓之曰孔子且發憤忘食況後學之昏能無隨物而遷其日夜思省己過兢兢而已其後慈湖稱之以爲度越流輩補

縣令洪先生僩

洪僩字子斐（雲濠案一作子裴）樂平人忠宣公皓曾孫也以任子知恭

陵縣慈湖先生稱之曰子斐于道有覺若在孔門曾晳父子之傳也補

舒先生衍 別見絜齋學案

吳先生塤

吳先生垌 合傳

吳塤字仲和樂平人與弟垌俱學于慈湖嘗曰塤敏不踰月而至矣垌踰年亦當知德垌字仲郊補

庶官余先生元發

余元發字汞之樂平人也學于慈湖母卒不能舉葬洪文敏公贈之序曰汞之葬母求助而于士夫不仁之粟又以義不受以故僕僕經年子爲之悲傷其意昔李方叔亦以葬親之故乞憐

于東坡東坡以一馬與之且爲立券曰如有好事能周君肯捐二十萬錢則幷券付之予老退無閑馬又不能虛立二十萬券坐視元發之急嘆息而已後以薦入仕補

學録鍾了齋先生宏

鍾宏字遠之一字子虛樂平人慈湖爲邑宰從之遊嘉定進士官太學録雲濠案江西人物志先生以進士主建德簿再任貴溪丞著惠政同門袁蒙齋表諸朝稱其學有淵源資得故附學楊簡之傳由兩浙漕屬入爲太學録供職甫一月謁告省親累擢皆不起所著有論語約說了齋綴稾

縣尉曹先生正

曹正字性之樂平人鍾宏稱其寂靜弗忘酬應非擾亦慈湖高弟也官永明尉補

邵先生甲

邵甲壽昌人也慈湖弟子嘗與陳北溪論學不合補

梓材謹案謝山所補稾底載先生號願齋又言其門人曰鄭案字景召明初尚存考嚴陵志願齋乃先生子大椿之號鄭爲願齋門人爲慈湖三傳弟子不得爲先生門人故別載之

附錄

北溪與之書曰賢者講鬼神之事偏執異端死而不亡之說滯而不化續出江西至言乃知賢者病根所在而于諸老先生之言枉用許多工夫補

王先生震

王震嚴陵人陳北溪稱其九歲已能文十二三已志道又言其學淵源祖象山北溪寓嚴陵郡學先生欲往四明求師北溪因

作謹所之以贈之參北溪文集

附錄

北溪與之書曰四明持敬苦行一節爲可美而學術議論只是一老禪伯看之不破寧無潰亂極爲良資美質痛惜補

鄭先生節夫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顧先生平甫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

張端義字正夫鄭州人也居于吳卽朱長文樂圃故址少讀書兼習技擊嘗師項平齋于荆南一時耆艾如慈湖說齋鶴山菊坡習庵皆從之遊而尤服膺其中表葉元吉亦慈湖高弟也愛作詩兼工詞其賦蜨云不因花退盡必是夢殘時極爲時所傳

論書其圖曰江湖且過用浮屠家所謂且過寮也端平更化應詔上第一書次年再應詔上第二書三年明堂震應詔上第三書有詔龍州安置執政謂詔以直言罪以直言非祖制得免乃自笑曰故事宰執侍從用安置庶官用居住士子用聽讀軍將用自效子小臣而用大臣之法乎晚自號荃翁所著有荃翁集亡矣又有雜記曰貴耳集今存顧其論真文忠公晚節不終失民望則有足與黃氏日鈔相證明者惜其亦惑于浮屠之言耳

補

王先生晉老

王晉老字子康樂平人樞密剛中孫也以任子仕從慈湖遊

州守何先生元壽

何元壽 補

謝山司馬温公光州祠堂碑跋曰宋紹定中州守何元壽所建節推葉祐之爲之記祐之乃慈湖先生門人也元壽向但知其爲吴產而不知其淵源及讀祐之碑文有云蘇公焘蒿悽愴之論固也詩曰鳬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祐之因是詩悟中庸之旨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慈湖夫子嘆以爲千古不傳之妙夫子没絶口不敢道者五年于茲何侯亦夫子之門人也因公之祠敢復誦之乃知元壽亦出慈湖之門

傅先生正夫

傅正夫佚其名建昌人象山高弟子淵之從子也爲慈湖門人

慈湖卒將葬先生不遠千里訪眞西山于粵山之麓以銘爲請參眞西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有所錄慈湖訓語西山跋云非正夫之心與先生之心通貫爲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眞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于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于先生者也是先生爲慈湖高弟又絜齋先生訓語亦先生所錄而西山跋之則先生又爲絜齋弟子矣絜齋集中有贈先生書勉其善學慈湖之學絜齋又跋子淵兄弟行實有子淵化行百里不務施爲自然感動和父居官率由此道子野老于韋布其子正夫親炙慈湖有得于中氣脈相續無有間斷云云

傅先生大原 附見說齋學案

薛玉成先生疑之

薛疑之字季常號玉成永嘉人薛氏世學蓋三百年先生學于慈湖刊華據實猶程以緒餘僞學禁興隻手衛道著伊洛源流

各爲譜傳又以弓冶授其子云參林霽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平陽人宋徐文豹吹劍錄外集云孔嘉王成先生薛季常疑之作伊洛源流譜自孔子子思顏曾孟子至濂溪周子以下凡九十餘傳慶元間書始成而學禁正嚴樓攻媿題其端曰玉成以吾道方屯恐數十年後老成彫喪後生小子不知根柢耳濡目染日變而不復還故作此書林霽山集未言其名與字卽據吹劍集補之

隱君夏自然先生希賢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 並見融堂門人

錢誠甫先生標 見下融堂家學

少師趙節齋與懽

趙與懽字德淵湖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累官至觀文殿學士歷知七府景定元年卒贈少師嘗見慈湖而問曰某于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只未知歸宿之地慈湖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

有是心心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求歸宿乃起意反害道德

淵奉教終身

宗羲案慈湖所傳皆以明悟爲主故其言曰此一二十年以來覺者踰百人矣古未之見吾道其亨乎然考之自錢融堂陳和仲以外未必皆爲豪傑之士也而况于聖賢乎史所載趙與𥤶以聚斂稱而慈湖謂其已覺何也夫所謂覺者識得本體之謂也象山以是爲始功而慈湖以是爲究竟此慈湖之失其傳也

附錄

德淵知平湖嘉熙四年大饑分場設粥以寓公方萬里爲長者請董其役全活者數萬人寶祐三年再守修泮學校行飲射禮

尹臨安十三年城中見口計日食文思院米三千石嘗籍北關米船每日四千石入城則米價減二千石則價貴遇入三千石則價平無不中者乃于豐橋置平糴倉二十有八歲儲浙西米六十萬石皆精鑿視米價貴輒平糶之竟十三年中民食其惠

補

謝山奉臨川帖子四日讀陸子學譜至趙與𥲅袁韶傳心有疑焉四先生之講學吾甬句東無不從之遊者故其中不無非種之苗慈湖弟子則有史丞相彌遠及與𥲅潔齋弟子則有袁參政韶卽史嵩之亦嘗與和仲講學閣下學譜于史氏二相不錄而趙袁則裒然大書但與𥲅少年慈湖所以許可者甚備觀其因求師之故自茗嘗遷居從學

是慕道誠勇矣自其尹臨安以後則大改素行而本傳紀之不詳又曰吾鄉自元延祐至正以至明成化舊志幷榮陽南山文獻諸錄皆不爲與篡作傳至嘉靖志始有之時則其裔孫有爲達官者故也與篡原籍青田永樂處州府志有與篡傳亦言其善理財以佐國用而又言其尹京善發擿有趙廣漢之風愚謂宋季之臨安亦豈可以廣漢之治治之者不過借此以恣其聚斂之威而已至袁韶本傳不詳其過而卷末總論以爲時相私人其見于諸家奏疏者皆指以爲彌遠之黨似皆不當爲之諱者也且大儒之門下不必竟無不肖前之則有朱子之傳伯壽又前之則有楊文靖公之陸棠又前之則有程子之邢恕與其進不

與其退斯亦聖賢之所無如何也

慈湖私淑

文忠眞西山先生德秀別爲西山眞氏學案

文靖劉漫堂先生宰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清逸家學

沈先生民獻見上慈湖門人

滄洲家學象山三傳

通奉史先生賓之別見邛劉諸儒學案

獨善門人

知州王先生撝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融堂家學

錢誠甫先生櫄

錢櫄字誠甫融堂之子慈湖嘗曰誠甫近于嘉定十有二年元夕後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通又贈言曰誠甫還訪從容近月問答亦詳矣將歸侍復求言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誠甫領斯教也毋或昏參慈湖遺書

縣令錢竹閒先生允文

錢允文淳安人也融堂從子咸淳九年進士武岡令傳其家門之學學者稱爲竹閒先生修

融堂門人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

洪揚祖字季揚嚴州人也徧從慈湖絜齋遊而卒業于融堂累官至正字輪對者三以講學正心誠意爲啟沃學者稱爲錦溪先生有集漫塘雅稱之修

梓材謹案黎洲原本金溪學案附傳謂先生淳安人袁甫之門人也據此則先生嘗從袁氏父子遊也

隱君夏自然先生希賢

夏希賢字自然淳安人也融堂弟子雲濠案一本作慈湖弟子攷嚴陵志言先生之學嘗會其極于象山慈湖之要未言受學于慈湖究明性理洞見本原杜門不出者三十餘年家無隔宿之儲而泰然自如學者皆稱爲自然先生三子皆承其學而仲子溥最著補

庶官呂鳳山先生人龍

呂人龍字首之淳安人景定進士融堂之高弟也胸次灑落日

與學者指點浴沂風雩之樂仕止小官學者稱爲鳳山先生有集修

習菴家學

侍郎陳先生蒙

陳蒙字□□和仲子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爲太府寺主簿入對言賈似道爲相時國政闕失貶建昌軍簿録其家惟青氈耳德祐初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參史傳

習菴門人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見上慈湖門人

全貞志先生謙孫父汝楳附兄鼎孫弟頤孫

全本心先生晉孫合傳

全謙孫字貞志鄞縣人與弟晉孫字本心皆學于陳侍郎和仲之門爲陸文安公楊文元公私淑高弟其再傳爲黃南山明初大儒也自先生父萩和汝梅伯兄杰然鼎孫以及季弟頤孫本然子耆三世置義田以贍其宗謂之義田六老 補

杜洲家學

童松簷先生鍾

童聲伯先生鋐 合傳

童鍾號松簷杜洲子也弟鋐號聲伯爲杜洲六先生之二 參鮚埼亭集外編

謝山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六先生者首杜洲次松簷蓋杜洲子鍾也次懋山曹山長漢炎則杜洲之徒最稱耆宿

會掌慈湖書院者也次東發黃提刑及與杜洲講道者也
次草堂嚴高士畏亦杜洲之徒也次聲伯松簷弟鉉也曹
黃嚴三氏其居在鳴鶴鄉中嘗日聚處于講堂最多故並
祀之

副尉童先生金

童金字子丹慈溪人杜洲先生之孫也至元間以才能薦授進
義副尉歲督海運秩滿扁所居曰一閒卽先廬側築室百餘楹
爲義塾割腴田四頃延名師以淑來學參兩浙名賢錄

杜洲門人

堂長曹懋山先生漢炎

曹漢炎字久可慈溪人也慈湖杜洲二院堂長補

高士嚴草堂先生畏

嚴畏號草堂亦杜洲之徒也參魼埼亭集外編

梓材謹案先生慈溪人紹熙年右榜進士謝山稱之曰高士

曹嚴講友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別爲東發學案

同庵門人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見上慈湖門人

馬氏家學

馬先生燮見上慈湖門人

王氏門人

鍾先生季正

鍾季正者樂平人也從王琦遊嘗跋慈湖謝過遺墨云慈湖以訂頑二字用諸文告先生謂良知良能人皆可爲堯舜請無以頑斥慈湖亟改自謝不謹嗚呼今之令有慈湖否今之友有先生否 補

邵氏家學

教諭邵顧齋先生大椿

邵大椿字春叟壽昌人也號顧齋 梓材案謝山原稾作顧齋之子此從嚴陵志改正 所著有四書講義官爲龍游教諭元初士子宗之 補

玉成家學

薦舉薛先生璩

薛璩字叔容平陽人也其父受業于慈湖而先生所著孔子集

語二十卷又著宅揆成鑑嘗進之朝時人稱之補

雲濠謹案溫州府志先生名據淳祐閒臺省交薦賜出身嘗爲天保朵薇末議二卷

獨善續傳象山四傳

教授史果齋先生蒙卿別爲靜清學案

自然家學

敎授夏大之先生溥

夏溥字大之自然先生仲子博通經學兼工詩爲安定書院山長一以安定學規課士遷龍興敎授鄭師山學于淳安自言得大之啟發之功過東山亦嘗師之其詩自成一家當時稱爲夏體而東山謂其大似誠齋師山亦稱其古文先生在龍興與道園善補

夏先生淸之

夏先生潛之

夏淸之潛之大之兄弟皆承家學參嚴陵志

大之同調

修撰吳朝陽先生暾

吳暾字朝陽淳安人也八歲能詩文留心性理之學嚴陵自融堂講學後弟子極盛入元則夏自然爲大師而先生接之而出以春秋教授成泰定進士其官番陽也土貢皆以金然非滇中棊金則不中格民苦之先生力言于朝始得以常金入貢陞鎭平尹兼知軍事轉峽州路經歷所至皆有聲未幾解印綬去授徒講學以終其身追贈翰林修撰先生弟子最盛鄭師山之待

其父于淳安也受業三年其後師山雖爲朱子之學然追溯生平得力必曰自朝陽先生云所著有吳修撰集 補

隱君洪復翁先生震老

洪震老字復翁淳安人也私淑慈湖之學延祐中以薦入上都與時相講陳時事鯁直不諱已而棄去隱居不仕講道授徒尤長于詩有曰白波九道自流雪青玉一峯長拄天世盛傳之所著有觀光集一卷鄭師山之學于淳安也嘗曰朝陽先生吾師之復翁大之二先生吾所資而事之本一吾友之 補

楊錢續傳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 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知州宋先生夢鼎

宋夢鼎字翔仲淳安人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至順進士累官知奉化州補

提舉魯岐山先生淵

魯淵字道源淳安人也學者稱爲岐山先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成至正進士出爲華亭丞新安失守行省檄先生與監郡脫脫引兵而西焚賊壘六十餘遂會大軍于新安與富山巡檢邵仲華共守豪嶺賊再犯衆驚將潰先生以忠義相激始定已而終敗爲賊所得守節不屈被羈于白石源先生吟詠自若豫作自祭文誓以必死其後賊敗先生得逃復歸華亭以春秋傳學者起爲浙江儒學副提舉以疾歸洪武初累徵不起所著有春秋節傳策府樞要補

教授洪先生源附子興

洪源字子泉淳安人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洪武中以薦舉入太學授安仁教諭其謂諸生曰講學須明聞道須行無騖于外以叨虛名歷滁州邵武福州學者極盛侍郎璵其子也補

宋曾同調

司訓張書隱先生復

張復字明善淳安人也德性宏毅尤精春秋之學太守聘爲學宮司訓學者稱爲書隱先生所著有春秋中的一卷時與吳朝陽宋夢鼎曾道原齊名曰四先生補

默齋續傳

洪本一先生讀

洪賾字君實其後字本一淳安人也淳安自融堂爲慈湖高弟而先生之族祖夢炎亦登其門故淳安之士皆爲慈湖之學先生少肆力于羣書延祐中慕太史公之所爲將北遊燕薊以求中原文獻之盛涉江抵維揚有感而止歸而遊于杭越之間周仁榮杜本柯九思張翥皆名士也雅重先生柯公爲文宗所向用以書招之欲以國子助教處之先生答曰嚴陵山水以子陵顯吾將買扁舟荷草笠以追其躅至正十二年平章以兵討紅巾于新安將校欲自淳安以西卽耀兵以樹威先生上謁爲陳脅從罔治之說所以招徠人心平章是之欲留先生以自助力辭不得乃往甫一日竟以疾歸是冬元帥退軍新安先生上書謂自新安至淳安一卻二百里非古人退無疾走之謂幸而寇

不我追若乘勝而來我之退何時已又說以單車克復新安之策不能用也先生爲學要于本領端厚不使支離曲碎破壞心術嘗語學者曰爲學當以求仁爲先聖人言仁雖多然皆因門弟子之問隨其淺深高下而答之獨里仁爲美以下七章皆夫子之所自言門人以其序而記之知記言之有序則知求仁之有方矣其說甚長其所著曰庸言彙諸經皆有考釋鄭師山方遊淳安與先生善自謂得往復討論之功其後再見于錢唐師山已爲朱子之學漸不同矣然師山銘先生之墓則曰是天下之公言不以此而廢彼也補

眞志家學

全味道先生耆

全耆鄞縣人本然長子而眞志先生之從子也受學于眞志自署味道子補

本心家學

徵君全遯翁先生彥

全彥號遯翁本心先生子也本心傳慈湖之學以世其家先生爲洪武中徵士辭不就而傳其學于南山黃氏南山嘗曰吾幸識理趣于穉年者皆吾師遯翁先生之敎也補

隱君全修齋先生整

全整字修齋本然本心二先生族子也少受業于二先生修明慈湖之學而受詩于丁鶴年之門有明草昧初開士爭趨風雲之會而先生獨承先人之敎不樂仕進其所居在剡源第五曲

曰三石草堂永樂初徵修永樂大典不就年八十餘卒所著有

三石山房集四卷補

顧齋門人

鄭先生棠

鄭棠字景召邵顧齋門人明初倘存補

節齋續傳

隱君趙寶峯先生偕別爲寶峯學案

慈湖續傳

徵君楊小隱先生芮附子伯純孫圭

楊芮字大章慈溪人文元五世孫文行素優性尤坦易好施衣

食僅自給少有餘則分賑其貧者非義不苟取與元學士危素

御史余嘉賓交薦不起洪武初有司特起之以病不行子伯紀授南康都昌縣丞孫圭知南陽郏縣世篤先訓不喪所守參成化四明志

梓材謹案先生號小隱見烏春草文集

雲濠謹案貢雲堂集有寶峯先生送楊大章往江西詩因尋訪先世楊文元公遺書云

大之門人象山五傳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別爲師山學案

隱君趙東山先生汸別見草廬學案

縣尹汪遯齋先生汝懋

汪汝懋字以敬本歙人後徙淳安其父斗建受業方蛟峯之門而先生從遊吳朝陽夏大之洪本一三君之門以鄉薦爲推官

攝淳安縣事尋爲定海縣尹以慈恕簡靜稱而折獄如神明境內無寃此縣多虎或入市郭爲民害先生齋戒禱之社明日居民見虎浮江去嘗宿南鄉廣嚴寺夜聞虎聲衣冠起禱之詰朝有虎死山中張承旨翥記其事暇則與諸生講學在定海凡五年以老病請致仕不許先生一夕扁舟宵遁客于鄞之沈氏因講學焉所著有春秋大義百卷深衣圖攷三卷禮學幼範四卷善行啟蒙四卷歷代紀年四卷山居四要四卷遯齋稾三十卷其弟子曰沈源唐棣皆鄞人補

朝暘門人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別爲師山學案

縣尹汪遯齋先生汝懋見上大之門人

員外方愚泉先生道叙

方道叡字以愚淳安人也蛟峯曾孫受學朝陽之門以春秋召成至順進士授翰林編修入史局出爲嘉興推官再調杭州判官以歸尋除江西行省員外郎明初再召不出所著有春秋集釋十卷愚泉詩槀十卷文說二卷詩說一卷補

復翁門人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別爲師山學案

本一門人

縣尹汪遯齋先生汝懋見上大之門人

遯翁門人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詳見明儒學案

教授桂容齋先生同德

桂同德慈溪人石坡先生萬榮四世孫謹厚敦樸篤信好學聞于遠邇請益者無虛日教授郡庠以德行爲本懇懇言曰窮經窮史固學者事而入孝出弟尤所當先今日之孝卽他日之忠忠孝兩全人道備矣故一時親炙其教者咸有成立所著有容齋集參兩浙名賢錄

文裕桂淸溪先生彥良別見實峯學案

桂古香先生璵

桂璵字懷英慈溪人倜儻不羣詩書充積方正學慕其名不遠數百里而至及與議論驚服旣卒學者尊之曰古香先生參慈

鄞縣志

清遐續傳

沈先生輝卿

沈輝卿字明大鄞縣人淸遐居士五世孫而民獻之元孫也沈氏累世富饒至先生而家益落能削衣貶食以度艱虞儉設薄施以致充裕其子源將從祿藩閫先生斥之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棄儒而即吏非吾志也立止之參戴九靈集

沈先生源見下遯齋門人

遯齋門人

沈先生源

唐先生轅合傳

沈源鄞縣人清遐居士六世孫明大之子唐轅明大壻皆事汪遯齋補

梓材謹案戴九靈志明大墓云使其子源與其壻唐轅受業于定海尹汪汝懋以敬之門後又延致以敬于家俾子若壻以卒業焉是先生之從遯齋非一時矣又案唐先生字伯度句章人嘗率其弟輪字仲規轂字叔直輻字季齋學于戴九靈九靈爲作唐氏四子字說其父復禮以摘匿官罷事破陷執拘以歸京師伯度請代父梏叔直又爭而代之叔直抵京近臣奏其非罪免歸九靈又爲作唐二子傳

宋元學案卷七十四終